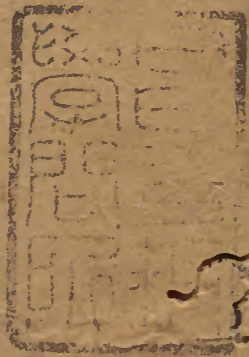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正八

談錄
筆錄
開天傳信記



漢書門			
三	四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丙	
三七〇函	三一〇號
一七架	三三冊

丙集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44
冊數	33(8)
函號	370 3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丁晉公談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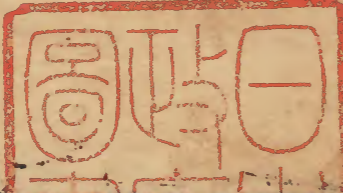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宋 丁謂著 武林張懿校閱

真宗在儲貳時忽一日因乘馬出至朱雀門外方辰時有大星落于馬前迸裂有聲 真宗回東宮驚懼時召司天監明天之文者詢之云不干皇太子事不煩憂慮自是國家災五年方應至第五年果 太宗 晏駕

真宗即位晉公言 真宗即位有彗星見于東方

真宗恐懼內愧涼德何以紹 太祖 太宗之德業



言金
是天禍也不敢詢于掌天文者唯俟命而已忽有先
生王得一入見見聖容似有憂色密詰于中貴中貴
述以聖上憂懼彗星之事得一遂奏云此星主契丹
兵動十年方應至十年果契丹兵寇澶淵聖駕親征
景德中契丹寇澶淵在河北聖駕在河南陣敵次忽
日食盡 真宗見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按星經云
主兩軍和解 真宗不之信復檢晉書天文志亦云
和解尋時契丹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好時晉
公爲紫微舍人知鄆州

一日有野鷄入端王宮 真宗召司天監丁文恭令
筮之云郊野位爻動必是郊野中五采生氣物見於
皇城内皇闈外皇宮之中以是推之須是野鷄若然

則無他必王

已上四件皆是 真宗親
宣示於晉公人皆不知也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繫于
宸斷所貴行事歸功恩于主上耳嘗有一臣僚判審
刑院因進呈一官員犯賊罪案 真宗方讀案遲回
間欲寬貸次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
男因茲 真宗便嚇怒云是魏振男便得受賊便得

爲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因觀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詞科臣僚犯贓罪案進呈 真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之與科名孤陛下之所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更無面得見朝廷唯俟一死而已 真宗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

真宗朝因宴有一親事官失却金牒子一片左右奏云且與決責上云不可且令尋訪又奏云只與決小杖上云自有一百日限若百日內尋得只小杖亦不可行也帝王尚守法如此爲臣子誠合如可

真宗朝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益命於橫門決脊杖二十改配其軍士聲高叫喚乞劔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旨 真宗云此只是怕見喫杖後如此旣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今洪基益固景祚綿昌豈不由祖宗積德之所及乎

本宗卽位後來數年應爲朱邸牽攏僕馭者皆位至

節帥人皆歎訝之洎晉公爲福建路轉運使日建州
浦城知縣李元侃善算術因訪問之云人生名品皆
盡有階級固不可越誠土象行度臨照次第而使然
耳 真宗卽位木在奎居兗州地分奎爲天奴僕宮
故當時執馭者皆驟居富貴豈偶然耳晉見嘗見掌
武太原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弔朱紫盈門唯
徐左省鉉獨携一牀袍角帶於客位內更易後方入
相弔以此知士大夫朝服臨哀慰問深不可也先太
師卽兵部侍郎祐也

艾仲孺侍郎言仲孺嘗聞祖母當日歸時衣笥中得
黑黥衣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將此令候
翁家私忌日著此衣出慰之當時士庶之家猶有此
禮今之時固未嘗聞也

徐左省鉉職居近列雖盛寒入奉朝請卽未嘗披毛
衫或詰之曰豈有雙闕之下衣戎服歟每覩待漏院
前燈火人物賣肝夾粉粥來往喧雜卽蹙眉惡之曰
真同寨下耳一生好服寬袴未嘗窄衣裳謂諸士夫
曰軒裳之家雞豕魚鱉果實蔬茹皆可備矣蓋沽酒

市脯不食爾其敦尚儒素也如此

晉公被謫之初木掩房一日馮侍中拯薨背火守房
王相公欽若薨背火拂著房而過因知公相大臣榮
謝豈偶然哉

太祖豁達得天下後時韓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
言之欲潛加害 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摠教識天
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韓王不復敢言

杜鎬尚書鴻博之士也因看孫逖之文集云慎寬之
詔沉思良久曰嘗徧閱羣書慎寬無所出也當是填

音寬之詔出毛詩哀郢之義也慎寬傳寫之誤耳

真宗欲東封泰山問兩地大臣可否大臣曰聖駕行
幸豈無甲兵隨駕只恐糧草不備時晉公爲三司使

真宗遂問曰朕東封糧草得備否晉公曰有備

真宗又曰如何是備晉公曰隨駕兵士大約不過十萬
人每日請口食米二升半一口只支計米二千五百
石或遇駐驂處所不過三日只支得米七千五百石
何處州縣無七千五百石斛斗往回之間俱可有備
真宗甚喜又問只與二升半米亦須與他些麩食晉

談錄
公曰今來所經州郡只可借路而過使逐程百姓榮
觀國家大禮固不可科率臣欲省司行文字告示沿
路所經州軍必恐有公用錢州軍及應文武臣僚州
縣官僚僧道百姓有進蒸餬者仰先具州縣官位姓
名蒸餬數目申來待憑進呈破係省錢支與一倍價
錢回賜仍大駕往東封日進蒸餬回日並許進酒肉
緣有公使節帥防團刺史有人可以勾當仰於經過
縣鎮草市處排當經過者是州縣官員僧道百姓可
於經過本州縣處進 真宗聞之又甚喜又問曰或

遇泥雨非次支賜鞋轎錢動要五七萬貫如何有備
晉公對曰臣亦已有擘畫伏緣隨駕軍士各是披帶
稍重到處若遇有支賜錢物如何將行臣欲先令殿
前指揮使曹璨問當六軍或遇路中有非次支賜置
隨駕便錢一司仍各與頭子支便於軍士住營處或
指定州軍便支與各人骨肉請領一則便於軍士請
領二則軍士隨駕骨肉在營得便到支錢物因茲甚
安人心尋曹璨問諸六軍皆曰隨駕請得何用兼難
以將行若聖恩如此皆感戴官家 真宗聞之又甚

喜於是以此告諸兩地臣僚遂定東封聖駕往回畧無闕誤。真宗於是因晉公奏事次密謂晉公曰今來封禪禮畢大駕往回凡百事須俱摠辦集感卿用心。晉公曰臣非才遭逢陛下過有委任臣實無所能。今大禮已畢輒有二事上告陛下朝廷每有除改外面多謗議云某乙甚人主張某乙是甚人親戚此後每有除改外面多謗望聖聰不聽上曰朕深知不聽其如臣僚何。晉公又曰只如每遇南郊大禮外面多竊議中書密院臣僚別有動靜今來禮畢望陛下兩地臣僚並令依舊免動人心。真宗聞之甚喜彌加。賧遇首台掌武聞之益多其奏議。

忽一日真宗問馮拯如何。晉公奏曰馮拯在中書密院十年却並無是非實亦公心於國家。真宗良久不答又奏復不答遂退。尋問掌武曰丁某每來朕前保持馮拯不知馮拯屢來破除伊掌武奏曰丁某不獨於上前不言人非於臣處亦未嘗言人之非。掌武退謂晉公曰今後休於上前保持始平公亦別無他語。掌武由是愈器重晉公。

真宗忽一日謂晉公曰有人來言卿主張謝濤受六重恩澤是否晉公曰臣亦記得謝濤是六重恩澤然亦非中書之所敢私試對陛下數之謝濤奉聖旨召試詩賦論三題可取蒙陛下面與直史館一重也謝濤係審官院磨勘合該改轉一官二重也謝濤累典大藩了當並有臣僚保舉合與轉運使三重也謝恩日面賜金紫四重也例奏得一男五重也例有支賜六重也 真宗笑曰元來將此以爲六重恩澤士大夫不可爭名競進致有其缺行玷平生之蹤跡

昔張去華當 太祖朝乞試有數知己皆館閣名臣保舉之 太祖怒而問曰汝有多少文章得如陶穀曰不如敢與竇儀比試曰不敢汝與張澹比試遂遲遲不對遂令張澹比試試畢考校所試優於張澹然澹是季父自此去華一生不得入館閣蓋由是耳 上谷寇公爲參政日素與馮拯不協拯以不合上章乞立儲貳 太宗怒降授太常博士知杭州尋令轉官與大博彭惟節同制時首台呂相公端除注三人俱授屯田員外郎上谷改其進呈文字將馮拯授虞

部馮遂上章訟中書除授不當呂但於上前拜謝而待罪終不言寇之僭擅改授上聞之尋索元呂某除注文字視之由是睠注益厚馮遂移知江州然馮一生常追悔不合訟疏於寇亦如陳左丞恕之訟大將軍三司使王知贍錢內翰易之訟馮侍中皆是一時間不獲已而爲之不免一生耻其缺行

竇儀尚書本燕人爲性嚴重家法肅整尚書每對客卽二侍郎二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尚書夫人先亡以房院稍多不敢與勢家爲親援遂再娶孔

縣令女爲夫人夫人性愈嚴右丞夫人傾背卽一房列五榻自孔夫人而下五房妯娌皆同寢處尚書薨孔夫人每召參政問事參政則披秉立於門外而應對焉其事嫂之禮如此尚書周世宗時爲翰林學士每宿直世宗宮中不敢令奏樂曰恐竇儀聞之至宋太祖登極猶在翰林忽一日宣召入禁闈中顧問事行至屏鄣間覘太祖袂衣潛身却退中官謂曰官家坐多時請出見儀曰聖上袂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

着後方召入見復一日中書臣僚皆罷命韓王普爲
相見無宰臣署勅 太祖悔其倉遽良久曰但去問
竇儀是他會儀對曰今晉王正守中書今合且送相
印請晉王署勅用印 太祖於是甚悅又晉公嘗言
竇家二侍郎儼爲文宏瞻不可企及有集一百卷得
常揚之體又撰釋門數事五十件從一至百數皆節
其要妙典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未兆撰
大周樂正一百卷周世宗時同兄儀在翰林爲學士
儀常鄙其詭怪世宗當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
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敲響令辯之一無差
謬常指明德門謂楊盧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爲大
宮闕兵漸銷偃天下太平幾乎似開元天寶間耳然
京師人却漸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雖
甚貴其如壽不及楊尋世宗禪位 太祖改明德門
爲乾元門宮闕壯麗書軌混同多遜爲相貶朱崖而
楊徽之爲尚書享年皆如其言又儀因於堂前雕起
花椅子二隻以祇備右丞洎太夫人同坐儼忽見之
謂兄曰好工夫奈何其間一隻至甚月日先破儀於

是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謹不用果至是日有內夫人
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椅子就門外
下馬遂爲馬踢而碎之此晉公聞於楊徽之尚書說
也又儼謂其弟儼參政曰儼兄弟五人皆不爲相兼
總無壽其間唯四哥稍得然結裏得自家兄弟姊妹
了亦住不得後儼果爲參政只有姊王家太夫人卽
王沔參政之母儀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儼尋以抱
病而歎曰二哥嘗言結裏姊妹兄弟亦住不得必不
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嘗爲竇二侍郎今之師曠也

晉公卽參政之東坦也

呂丞相端本自奏蔭而至崇顯蓋器識遠大有公輔
之才自爲司戶參軍便置外廚多延食客能知典故
凝然不動年五十六七猶爲太常丞充開封府判官
時秦州楊平木場坊木筏沿程免稅而至京呂之親
舊競託選買呂皆從而買之於是入官者多揀退材
植值三司給事中侯陟急於宣貴於太宗之前欲
傾其衆人無何呂獨當之認爲已買太宗嚇怒俾
臺司枷項送商於安置滅耳後猶簽書府中舊事怡

然曰但將來但將來著枷判事自古有之洎後發往
商州身體魁梧 太宗傳宣令不得騎馬只令步去
尋相座傳語且請認災公曰不是某災是長耳災談
諧大笑如式畧不介撓時有善算者呂公本在土下
宮又是方主晚年大達湏位極人臣此何用慮耳尋
自商州量移汝州上谷寇準屢奏呂某器識非常人
漸老矣陛下早用之 太宗曰朕知此人是人家子
弟能喫大酒肉餘何所能後近臣皆上言稱呂某宜
朝廷大用尋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戶部員外郎
爲樞密直學士時王二丈禹偁行誥詞畧曰多直道
以事君每援經而奏事後苑賞花宴 太宗宣臣僚
賦詩呂奏曰臣無出身不敢應詔洎爲戶部尚書門
下相上谷猶爲諫議大夫參政忽一日未後三棒鼓
呂上馬至門道裏立馬候上谷多時探上谷者曰參
政方洗面裏呂乃徐謂從人曰餵得馬飽否其微旨
如此後表讓李參政沆大拜呂乞養疾授太子太保
在京薨背享年七十三

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閣中商較元和長慶中名賢所

行詔誥有勝於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之曰只如元
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誠拏戮示衆朕
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云予則拏戮汝
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也如此衆皆伏之
凡士大夫之必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寬厚則無不
中矣故韓王普在中書忽命呂公蒙王爲參預趙常
潛覘其爲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每奏事得聖上
嘉賞未嘗有喜遇聖上抑挫亦未嘗有懼色仍俱未
嘗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只如 太祖初卽位命韓

王爲相顧謂趙曰汝雖爲相見舊相班立坐起也須
且讓他趙奏曰陛下初創業以爲相正欲彈壓四方
臣見舊相臣須在上不可更讓也 太祖嘉之洎因
奏忤旨上怒就趙手掣奏劄子綏而擲之趙徐徐拾
之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袖起趙猶奏曰
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其膽量也如此仍忽因
大宴大雨驟至上不悅少頃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
叱怒左右趙近前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
何妨只是損得些少陳設濕得些少樂人衣裳但令

樂人雨中做雜劇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快活之際正好喫酒娛樂上於是大喜宣樂人就雨中奏樂入雜劇是日屢勸近臣百官軍員喫酒盡歡而散趙之爲相臨時機變能回聖上之心也如此又言趙嘗出鎮河陽襄鄧三郡皆以嚴重肅下政務自集唯聖節日卽張樂設筵則豐厚飲饌凡一巡酒則遍勸席中喫盡盡與不盡但勸至三而止其雅素也又如此在相府忽一日奏 太祖曰石守信王審琦皆不可令主兵上曰此二人豈肯作罪過趙曰然此二人必不肯爲過臣熟觀其非才但慮其不能制伏於下旣不能制伏於下其間軍伍忽有作孽者臨時不自由耳太祖又謂曰此二人受國家如此擢用豈負得朕趙曰只如陛下豈負得世宗 太祖方悟而從之 太祖明聖慈惠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爲三軍擁迫而回不獲已而徇其衆懇乃先與三軍約曰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庫不得殺害人民不得取奪財物從吾令則吾不違汝之推戴於是三軍皆曰不敢違命洎卽位後遣王全斌等先鋒王自大散關

入船自夔峽而入水陸齊攻曹彬爲都監沈義倫爲
行營判官收復西蜀無何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是時
曹不從命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沈等回太祖傳
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然殺降兵亦
不可便按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 太祖曰不然今
河東江南皆未歸復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轉亂殺
人但令勘成案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
又曰曹彬但退不干汝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是
臣同商議殺戮降兵朝廷問罪臣首合誅戮 太祖

見曹如此皆與原之王受金州節度餘皆次第進擢
也忽一日宣曹太尉彬潘太傅美曰命汝收江南又
顧曹曰更不得似西蜀時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
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元不是臣要殺降卒緣
臣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臣元不肯着
字 太祖今取進呈 太祖覽之又謂曰卿旣商量
不下爲何對朕堅自伏罪曰臣從初與王全斌等同
奉陛下委任若王全斌等獲罪獨臣清雪不爲穩便
臣是以一向伏罪 太祖曰卿旣自欲當辜如此又

安用此文字曰臣從初謂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
書令老母進呈陛下乞全母一身 太祖尤器遇之
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伏慎勿殺人是也無罪只是
自家著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
晉公曰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由是耳曹之四子琛
瑋 琮皆享豐祿豈非餘慶乎

五代晉朝時襄陽帥高懷德下親隨私通其愛姬竊
錦襖子與其皂皂轉令人鬻於市高已知之或有人
合於高曰大王錦襖子有人將在中賣高曰錦襖
子是人家宣賜得豈只是我家有莫亂執他人其皂
都不覺其主已知也後以他事陰去之襄陽後帥安
審琦亦有愛妾與外人私接忽因夜初隔幕燭下潛
見有人自宅中出去據膝而言曰叵耐審琦是夕遇
害莫知其誰子姪輩皆泣告曰大王平生器業如此
豈無威靈使其姦人敗露頃臆時於是其姦賊自以
手擒捉身體撲於靈座前亦一僕斲耳晉公言居其
上者制禦小人切不可失其機乃賈害之速也高之
與安誠可爲鑒誠矣

太祖朝昭憲皇后因不豫召韓王普至卧榻前問官
家萬年千載之後寶位當繼與誰普曰晉王素有德
望衆所欽服官家萬年千歲後合是晉王繼統仍上
一劄子論之昭憲密緘題署藏之於宮內時韓王爲
相尋出鎮襄陽洎太祖晏駕太宗嗣位忽有言
曰若還普在中書朕亦不得此位盧多遜聞之遂奉
旨密加誣譖將不利於韓王遽召歸授太子太保散
官班中日負憂恐遂扣中貴密達太宗云昭憲皇
后寢疾時臣曾上一劄子論事時昭憲緘藏於宮中
乞賜尋覓果於宮中尋得太宗大喜方與韓王忠
赤是時上元登樓觀燈忽有宣旨召趙普赴宴左右
皆愕然緣太子太保散官無例赴宴乃奏曰趙普值
上辛在太廟宿齋太宗曰速差官替來少頃召至
太宗便指於見任宰相沈相公上座乃顧謂趙曰世
間姦邪信有之朕欲卿爲相來日便入中書盧相聞
之惶駭不已翌日盧遂告趙曰聖上有此宣示如何
趙曰某今入相公必不可同處相公欲得保全但請
上章乞退必無慮耳沈相尋乞致仕盧乃上章云陛

下若不賜主張微臣必遭毒手。太宗怒使令罷相。趙乃奏云乞除盧兵部尚書罷相。太宗不允。乃以所上章示于韓王白。後以秦王事謫于朱崖。所以至今皆言盧遭趙之毒手耳。

河東偽相趙文度歸向朝廷。便授華州節度使。時同州節度使宋相公移鎮邠州。道由華下。趙張筵命宋宋以趙自河東來。氣跋凌之帶。隨使樂官一百人入趙府署庭。所使排立于東廂。將舉蓋。趙之樂官立于西廂。時東廂先品數聲。趙謂曰。於此調吹採蓮送。皆吹不得。却令西廂吹之。送蓋畢。東廂之樂由是失次。宋亦覺其挫銳。泊中筵起。移於便廳。再坐。宋自吹笙送趙。一蓋趙遂索笛。復送一蓋聲。調清越。衆所驚嘆。其笛之竅。宋之隨使樂工手指按之。不滿。泊席闕。宋回驛。趙又於山亭張夜宴。召之不至。宋於是宵遯。晉公曰。庶事不可輕易。宋焉知河東僭偽小國之有人矣。

真宗忽一日於龍圖閣。諸侍讀侍講學士待制直閣環侍。以問九經書并疏共多少。卷數侍講邢昺尚書

而下俱不能對

盧相多遜在朝行時將歷代帝王年曆功臣事迹天下州郡圖誌理體事務沿革典故括成一百二十絕詩以備應對由是太祖太宗每所顧問無不知者以至踐清途登鈞席皆此力耳

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爲皇門小底時氣性不同已有心力宮中呼爲劉七每令與諸小底數真珠內夫人潛於看窗覘之未嘗偷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洎太宗卽位後有一官人潛逾垣而出捕

獲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官人摠走臣乞監去處置湏是活取心肝進呈太宗甚然之六官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畱於是就太宗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猶熱以合子貯來進呈六官皆圍合子而哭之良久畧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

韓王普初罷隴州巡官到京至日者王勛卜肆問命

言金
次簾下看魯公騶殿稍盛歎曰似此大官修箇甚福
來得到此勛曰員外卽日富貴更強似此人何足歎
羨往往便爲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

今之朝廷儒臣多不知典故亦須記之只如左右揆
爲百僚師長守此官居中書可矣若在班列不可久
居亦由御史大夫一百二十日須大拜耳是故朝廷
將有爰立之命卽除之只如御史中丞諫議大夫正
授卽便當給事中三年轉工部侍郎工侍授便當刑
部侍郎轉兵部侍郎只如尚書左右丞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卽不可更兼中省侍郎緣丞郎一般也若守
六尚書省郎兼中書或門下侍郎可矣若自吏部兵
部侍郎同平章事改轉便正轉充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侍郎便當左右丞若有改轉便自中書
侍郎授禮部尚書或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只如中
書舍人是閣老更不下知制誥不同他官耳或以他
官充翰林學士却須下知制誥何者制誥是中書所
掌翰林不當主之近代宰臣節帥除拜出自宸衷不
欲預聞于外故以隔日宰臣百官出後密召翰林學

言錄
士懷具員冊入禁闥上前議定是夕草制謂之內制
中夜進入五更降出以麻紙大書之一行只可三字
謂之白麻何者緣黃紙始自唐高宗朝已來只是中
書出勅得使之所以內制用麻紙翌日乃以繡幘蓋
於箱中置於案上謂之麻案臺於御座左右候進呈
事退卽降麻而宣之訖送中書出勅寫官告勅紙廣
幅與常紙不同年月日先後署執政參政宰相銜署
字後方接次列以使相御不押字亦不控斷行其官
告却只下直日知制誥官各宣奉行更不下元撰麻
詞翰林學士名銜緣翰林學士無例於中書行詞故
也然後選中上事書日於閤門受告勅後始赴上若
使相卽中書正宰相送上至中書都堂正宰相坐東
位使相看幾員列坐西位訖然後逐位就牙牀小案
子上判案三道仍側坐搜一脚候幾員各判案訖正
宰相退然後看使相是幾員並正面並坐受賀其參
政於中書都堂無位其宰臣官告用五色金花羅紙
寫犀軸頭一如太君官告樣此事庶僚多不知因而
記之

錢塘武肅王不識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
雜役兵士於公署壁題之曰無了期無了期營基纔
了又倉基由是部轄者皆怒王見而謂曰不必怒命
羅隱從事續書之曰無了期無了期春衣纔了又冬
衣卒伍見之於是怡然力役不復怨咨又言武肅王
左右算術醫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咸者善占筮武
肅忽一日非常旋風南來遶案而轉召葉簡問之曰
無妨事此是淮南楊渥已薨但早遣弔祭使去王曰
生辰使方去未知端的豈可便伸弔祭簡曰不然此

是必然之理但速發使往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
國動靜當道皆預知之貴令知本國有人洎依而遣
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渥已薨次日弔祭使至由是
楊氏左右皆大驚伏其先見先是楊渥欲興兵取錢
塘密遣人往聽鼓角聽者回告楊氏曰錢塘鼓角子
子孫孫王爵不絕不可輕動者今古為難嘗謂曰列

宣徽使舊登極使位極密制使詞知樞密院事之
談錄終中朝楚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自陳願居元

下先帝從之遂爲常制自瑩始也

真宗皇帝天資仁孝性尤謙慎淳化中冊爲皇太子
聖朝親王班在宰相之下至是升儲帝亦固讓遂仍
舊貫凡東宮故事多所損益至於官僚稱殿下立妃
皆乞寢罷 太宗並嘉納之故莊穆皇妃訖 太宗
世止爲皇太子夫人其兢業遜避如此

王繼忠性謹飭純固有守事 真宗儲邸歷年最久
群萃中爲之冠首衆皆憚其嚴整宮中事有所未便
常盡規諫上每爲之歛容聽納特加禮遇及上洞位

咸中平邊鄙尚聳與今侍中張耆同典禁兵戍守鎮
定會戎馬大至晨薄我軍亟命出兵爲左右翼以禦
之陣之西徧最爲兵衝繼忠固請代耆西往及我師
敗績繼忠遂爲契丹所獲因授以官爵爲其婚娶大
加委用繼忠亦悉心勤職由是漸被親任乃從容進
說曰竊觀契丹與南朝爲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內
騷然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結好息民休兵
解甲爲彼此之計無出此者國母春秋已高國主承
襲已歲久共忻納之咸平六年夏四月普方守莫州

筆錄
素與繼忠同在東宮乃命致書於普請遣使至北境
時議和好普具奏其事朝廷弗之信止令普答書且曰俟彼
而已是秋繼忠書復至意甚切令普答書且曰俟彼
先遣使至卽議修好冬契丹舉兵深入貝魏邊烽警
急上在澶淵乃遣曹利用馳往許以通聘利用至魏
參知政事王公欽若鎮天雄畱而不遣及通德清遠
兩軍被圍愈急上令參政王公旦作手書以諭欽若
始聽其北去契丹國母見利用大喜曰何來之晚耶
卽日議定其事遣使丁振偕來朝廷又命李繼昌報
聘於是兵罷改元景德車駕還京是舉也雖宸謀善
斷亦繼忠能揣敵情而啓導之自是生辰正日信使
往還皆賜繼忠手詔器玩服帶甚厚仍通其家信歲
以爲常至其身沒乃止繼忠爲人有誠信北境甚重
之封河間王彼土人士或稱之曰古人盡忠止能忠
於一主今河間王南北歡好若此可謂盡忠於兩國
主然則繼忠身陷異國不能卽死與夫無益而苟活
者異矣

舊制文武羣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詣正衙

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太祖皇帝御極之初，親總庶務，常驛召一邊臣入對，將授以方畧，訝其到闕已數日而未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衙。太祖意不平之，乃令自今皆先入見辭謝畢，方得詣正衙，遂為定制。王彥昇以善擊劔得事，太祖潛躍中，隸於帳下。顯德末，帝為六軍推戴，還懋府第，召宰相至，諭以擁逼之狀。范質等未及對，彥昇率爾於後，按劔叱之，質等惶懼降階，定君臣之禮。帝以彥昇龕穢倉卒，終抑而弗用。後稍遷使領為京城北偏巡檢，因夜抵舊相王溥私第，莫之測，及延見，置酒與語，殆至醢醢，意若恐迫，乃遺以白金千兩而去。帝寢知其事，遂黜罷之。

景德中，初契丹通好，首命故給事中孫公瑾奉使而往，泊至彼國，屬修聘之始，迎勞饗餼頒給之禮，殊未詳備。北人館待優異，務在豐腆，無所然事，或過差，僅必抑而罷之。自餘皆為隨事損益，俾豐腆中度而後已。迄今信使往復，不改其制，故奉使鄰境，由僅為始。

時得禮制

內侍都知闡承翰質直強幹景德初契丹方睦于我聘使往來凡百供饋賜與程式未定俾承翰專掌其事執政間有欲以漢衣冠賜彼來使者承翰以爲不可曰南北異宜請各從其土俗而已上以承翰所議爲定

太尉王公旦祥符中在中書聖眷特厚嘗因便坐奏事上語及一省郎姓名旦曰斯人行履才幹俱有可采今方典郡宜與甄擢公及同列亦皆素知其爲人因共相薦之自是屢加歎賞卽令記錄俟歸朝日亟命轉運使徐更別議陟旣而代還至闕上復先省記之會外計闕官卽與同列擬定名氏約以次日奏補及晚歸私第斯人投刺來謁公方議委使辭而不見詰朝入對具道本末請授以轉漕之任上默然不許公退而歎駭惕息累日乃知昨暮造請雖不之見已密爲伺察者所糾而此人訖真宗世不能用公不欲指其名而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庶幾免於悔吝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唯京西京東數路而
巴河渠轉漕最爲急務京東自濰密以西州郡租賦
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饋清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
鄆涉梁山灤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
所謂清河卽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於淺每春初農
隙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是闕濬始得舟楫通利無
所壅遏 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中興
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爲常先是春夫不給
口食古之制也上惻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二升
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爲永式

彌德超起自冗列爲諸司使雍熙中因奏事稱旨驟
加委遇時侍中曹公彬勲望特隆德超陰以計中傷
誣其不軌 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屬
趙公普再秉鈞軸因爲辨雪保證事狀明白上乃大
悟卽時竄逐德超而待彬如初自是數日上頗不憚
從容爲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循省
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
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

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是哉上於是釋然曰善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歷典方郡奸賊事覺下獄案劾款占未見時郊祀將近太宗怒其貪墨遣中使諭旨於執政曰祖吉特俾郊赦不宥明日宰相趙普奏曰敗官抵罪合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于神明而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太祖皇帝削平僭偽諸國收其帑藏金帛之積歸於京師貯之別庫號曰封樁庫凡歲終國用羨贏之數皆入焉嘗密諭近臣晉石晉苟利於已割幽燕郡縣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百萬當議遣使謀於彼國土地民庶倘肯歸之於我則此之金帛悉令齎往以爲贖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以決勝負耳會太祖上僊其事亦寢太宗改爲右藏庫今爲內藏庫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

喜延接方士嘗遇

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未德
曰其誰乎答曰天意所造安能識諸然而有一事庶
幾可驗公或覩紫黑色屬豬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
待之未德嘗陰自求訪及太祖皇帝勲位漸隆未
德因潛識帝之英表問其歲在亥未德歎駭其事傾
身親附相得甚懽凡已之所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
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體貌富
貴與佐命勲戚同等終太祖世莫能替焉

太祖皇帝與未德泊當時宿將數人同從周世宗征
淮南戰於壽春獲一軍校欲全活之而被瘡已重且
自言素有癱風病請就戮及斬之因令部曲視其病
患之狀既而覩其臟腑及肉色自上至下左則皆青
右則無他異中心如線直分之不雜髮毫焉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
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
熟狀擬定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
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
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宮師

溥魏相仁溥在相位止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相且憚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則盡稟承之方免誤之失帝從之自是奏御寢多或至肝臭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于今遂爲定式自魯公始也

文武陞朝官遇郊祀展禮諸大朝會並朝服常朝起居並公服今百執事出長趨而止每歲誕節端午初冬各賜時服有差內公服舊制雖冬賜亦止單製至太祖皇帝在位訝其方冬而賜單衣詰諸有司對以遵用已久蓋前之闕典上於是特命改制今公卿大夫之有夾公服自此始也

舊制國忌迭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赴佛寺行香內職不預焉景德中同樞密院事王公欽若陳公堯叟率內職同赴乃聽自今大忌樞密使內職學士內諸司使軍職下洎列校同爲一班先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宰相參知政事文武百官爲一班次詣閣門進名奉慰訖退齊赴佛寺行香小忌則

否太中祥符九年秋稼將登郡縣頗云蝗蟲爲災一日真宗皇帝坐便殿閣中御晚膳左右聲言飛蝗且至上起至軒仰視則連雲翳日莫見其際帝默然坐意甚不安命徹七筋自是遂不豫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小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歎儀物之盛詢政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曰作宰相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兆於此

乾興初先帝遺制皇太后權及軍國重事其聽斷儀式久而未定宰相丁公謂欲每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羣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附奏傳命於中書機密院平決之衆皆以爲不可時上下隔絕中外惴恐俄而擅移山陵皇堂事覺丁遂罷去始采用東漢故事上在左母后在右出蔡邕獨斷同殿垂簾坐中書密院而下以次奏事如儀自是羣情乃安迄明道末自是不改其制太祖創業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

猶分其禁兵如故相國趙普屢以爲言上爲保庇之
普又密啓請授以他任於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
道舊相樂因諭之曰朕與公等昔常比肩義同骨肉
豈有他哉而言事者進說不已今莫若自擇善地各
守外藩勿議除替賦租之入足以自奉優游卒歲不
亦樂乎朕後宮中有諸女當約婚以示無間庶幾異
日無累公等守信等咸頓首稱謝由是高石王魏之
族俱蒙選尚尋各歸鎮幾二十年貴盛赫奕始終如
一前稱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過也

咸平景德中文靖李公沆在相位王公且任參知政
事時西北二方猶梗羽書邊奏蓋無虛日每延英畫
誥王命急宣或至盱眙弗遑暇食王公歎曰安得企
見太平吾輩優游暇食矣李答曰國家強敵外患適
足爲警懼異日天下寧晏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
事君奚念哉及北鄙和好西鄰款附於是朝陵展禮
登封行慶寢尋鉅典無所不講屬公旣衰且病疲於
贊導始服李之深識

文靖李公沆布衣時先正端煥知舒州屬因事涉江

公實侍行俄而風濤暴作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善人倫遽白曰此有真相孰敢爲害何懼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焉建隆中興師伐蜀王全斌曹彬等爲帥沈倫總隨軍轉漕安撫實同謀議將行上密戒諭曰平蜀之日府庫聚積管籥自主之賞軍用度外諸將求取皆物與及王師克捷全斌輩皆以賞薄爲名詣倫致請倫盡以管籥與之及還或告全斌而下率多隱匿寶貨金帛各行降黜獨倫及彬無所染上深加嘆因責倫不遵前戒縱成其過倫對曰全蜀已平金帛固無足惜且勿與則志不滿情不安或至生患是以與之侍中曹公彬爲樞密使向公敏中爲副使當是時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至上必亟召樞臣計議彬則曰狂寇當速發兵譖討斬決而已止用強弩若干步騎若干足矣敏中徐曰某所儲廩未備或塗迺遠或出兵非其時當施方畧制之纖悉措置多從敏中所議上或謂將帥難其人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効更無他說敏中常私怪之及彬之子瑋亦有將材累

歷邊任威名甚著晚自樞貳出殿西鄙臨事整衆酷類其先君復果於戰鬥而未嘗以安民柔遠爲意豈將帥之體固當若是邪

左右史所以記言動也然而王者之密畫切問弼臣之僉諧獻納外廷分職莫克與聞則中書有時政記得以詳述焉近制參知政事二員共掌其任復有羣司上殿奏事或親奉德音或特出宸斷可以訓俗示後者終錄送中書亦同編纂寫詔奏御宣付史館景德祥符中知樞密院事王公欽若陳公堯叟請自今樞密院所覩嘉言美德更不錄送中書願別爲府政記從之

駙馬都尉高懷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殆不過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夥倡優雜戶厥類亦衆然率多鄙俚爲高之伶人所輕諂每宴飲樂作必効其朴野之態以爲戲玩謂之河市樂迄今俳優常有此戲

宰相丁公謂在中書暇日語同僚曰西漢高祖何如

主或曰奮布衣取天下觀其創業垂統規摹宏遠實
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
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既死海內無主天下自歸之蓋
隨流委順與物無競一田舍翁耳又嘗言古今所謂
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談者
也此雖僅乎戲抑斯言之玷

尚書左丞陳公恕峭直自公性靡阿順總領計司多
歷年所每便坐奏事 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詰
讓公歛裾蹶跽退至殿壁負牆而立若無所容俟上

意稍解復進慤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上察其
忠亮多從其議當時言稱者公爲之首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爲莫大之利然迹其
事實柳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澮之利奏流此
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
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爲橫絕散漫無所故宋
亳之地遂成沮如早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
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開
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泝沿兩無艱阻今則逆流

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爲難也甚矣沿流而下卽虛舟
而往其爲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
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爲慮由斯觀之其利安在然歷
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開悟積惑言復曩
迹始茲言之不謬
沈倫以明經事太祖潛躍中伐蜀凱旋奏事稱旨
遂有意於大用其後命倫爲相趙普執奏以爲不可
上曰如倫者忠孝謹飭雖守散錢亦可普無以對翌
日制下

太常博士李戡素有文稱祥符末守壽春驛奏時務
深稱上旨宣諭執政曰若斯人尚未進用不爲不遺
賢也驛召歸闕比至上屢歎以爲見晚執政將以言
動之職俾近清光及引對之際上虛懷前席以俟其
啓沃而戡語不及他首以牙爲先帝默然翌日
諭之執政曰以斯材而賦斯職知人恒未易也
太祖嘗遣曹彬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洎
凱旋之日恩禮愈厚絕無前命彬等曲宴從容陳叙
及之上曰非忘之也顧河東未下耳卿等官位甚重

豈可更親此事邪比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金十萬貫其重爵勸功如此

太宗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上時燕服儼於屏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儼遂趨出祥符中予初為

學士一日

真宗承明再坐召對

承明直崇政之南每崇政殺聽朝罷

至此謂之倒坐御膳畢復坐謂之再坐

亦方燕服對回至院忽中使傳

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予惶愧降階將謝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為愧勿俾稱謝及具奏來他

日亦不可面叙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

故事對舍人以下即

燕服學士以下必袍帶而後見

筆錄終

筆錄

心既帶而外以
燕那學士以不
目衣不何而除二望對斷也卦不衣至平
人以不
對事機合

傳信記序

余何為者也累參臺郎思勤墳典用自修勵竊以國
朝故事莫盛于開元天寶之際服膺簡策管窺王業
參於聞聽或有闕焉承平之盛不可殞墜輒因步領
之暇搜求遺逸傳於必信者曰開天傳信記斗筭微
器用鼎不節之咎何已遐乎好事者觀其志寬其愚
是其心也唐吏部員外郎鄭棨撰

珣之謀戡定禍難累拜爲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
上於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與諸王同起臥諸
王有疾上輒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形憂于色左右或
開諭進食上曰弟兄吾手足也手足不理吾身廢矣
何暇更思美食安寢邪上于東都起五王宅于上都
製花萼相輝之樓蓋爲諸王爲會集宴樂之地上與
諸王靡日不會聚或講經義論理道間以毬獵蒲博
無與此也

開元初上勵精理道鏟革訛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
賦詩飲食歡笑戲謔未嘗惰怠近古帝王友愛之道
河清海宴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爲郡縣自國開
遠門西亘地萬餘里入河隍之賦稅左右藏行庫財
物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稔百姓殷富管戶一千餘
萬米一斗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
者不囊糧其瑞疊應重譯麇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
告成之事上猶惕厲不已爲讓者數焉是時劉宴年
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竒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
驗張說源乾曜等咸寵薦上以宴間生秀妙引宴于

內殿縱六宮觀看貴妃坐宴於膝上親爲宴畫眉人
非髻宮中人投果遺花者不可勝數也尋拜宴祕書
省正字

開元初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埋之上曰
蝗天災也誠由不德而致焉卿請捕蝗得無違而傷
義乎元崇進曰臣聞大田詩曰秉畀炎火者捕蝗之
術也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後古人行之所以
安農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聞安農非傷義也農安
則物豐除害則人豐樂興農去害有國之大事也幸
陛下熟思之上喜曰事既師古用可救時是朕心也
遂行之時中外咸以爲不可上謂左右曰吾與賢相
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是歲所司結奏捕蝗
虫凡百餘萬石時無飢饉天下賴焉

上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騾至潔朗豐潤權奇偉異
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
乘而下纔下山切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騾無疾而
殪上歎異之謚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櫨檟疊石爲
墓在封禪壇北一里餘于今存焉

上爲皇孫時風表瓌異神彩美邁嘗於朝堂比武攸
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驚
異之再三顧曰此兒氣槩不常爲吾家太平天子也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上
召諸侯便殿同觀曲終諸王賀舞蹈稱善獨寧王不
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音者
始于宮散于商成於角徵羽莫不根抵囊橐於宮商
也斯曲也宮雜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
臣也宮不勝則主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
則犯上發于隱微形於音聲播於歌詠見之於人
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
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作亂華夏鼎沸所以見寧王
審音之妙也

天寶中上以三河道險束漕運艱難乃旁北山鑿石
爲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萬
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
餘濶四五丈深三四丈皆鑿堅石匠人於石得古鐵
鏈長三尺餘上有平陸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藏於

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縣旌其事也

上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填喧
金吾衛士白捧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力士曰吾
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爲宴樂耳與百姓同懽
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何方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
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揚以臣所見必有可觀士
從之安之到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曰犯此
者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畫曰嚴公界地無
一人敢犯者

頌

蘇瓌初未知通常處通於馬廐中與備僕雜作一日
有客詣瓌候於廳所通權筆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
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曰指頭十挺墨耳朶兩張
起客心異之而瓌出與客淹畱客笑語之餘因詠其
詩并言形貌問何人非足下宗旌庶孽耶若加禮收
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稍親之適有人獻瓌
兔懸於廊廡間瓌乃召通詠之立呈詩曰兔子死闌
殫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瓌大驚奇
驟加禮敬通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平內難

傳信記 三
一夕間制詔絡繹無非遁出代稱小許公也

道士葉法善精于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待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人叩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曰方有朝寮未暇瞻晤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秀才傲睨直入年二十余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末席伉聲談論援引古人一席不測恐聳觀之良久蹶起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語辨如此豈非魑魅爲惑乎試與諸公避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麴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失墜于階下化爲瓶榼一座驚攝遽視其所乃盈瓶醲醞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嘉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上命裴寬爲河南尹寬性好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曰夕造謁焉居一日寬詣寂寂曰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憇也寬乃屏賓從止於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一行大師至一行入詣作禮禮寂之足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

寂但顧云無不可者語訖入禮禮語三是三寂惟云
是是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閤其扉寂乃徐命弟
子云遣聲鍾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
真言後寂滅度寬復衰經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甚
爲縉紳所譏也寬子請復爲河南尹素好詼諧多異
筆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請判云者畔似那畔那畔似
者畔我不可辭與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有婦人
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貓卽是兒貓若不是兒貓
卽不是兒貓請大笑判狀云貓兒不識王旁我樹老

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請遂納其貓兒爭者亦晒
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常令祿山洗
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祿山因洗脚而竊窺之韓公
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祿山
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者黑而加文竟
知此何祥也韓公竒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爲義兒爲
加寵焉

太真妃最善於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新聲雖太常
梨園之能人莫加也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爲噐上造

撰

籩簞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珎怪之物雜飾之又
鑄二金獅子作孳瓊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其他
綵繪縟麗造作神妙一時無比也上幸蜀回京師樂
器多忘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于前遂
命送太常至今藏於太常正樂庫

上幸蜀回車駕次劍門門左右巖壁峭絕上謂侍臣
曰劍門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
在險耶因駐蹕題詩曰閣劍橫空峻巖輿出守回翠
屏千仞合丹障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

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其詩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
賈深勒于石壁今存焉

賈知章祕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別
優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
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爲鄉里榮上曰爲道
之要莫若信乎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
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
人曰上何謔我耶實人孚乃瓜下爲子豈非呼我爲
瓜子耶

傳作言
上嘗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進曰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上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以上清之樂寥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諸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尋之盡得之矣坐朝之際慮忽遺忘故懷玉笛時以手指上下尋非不安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爲臣一奏之其聲寥寥然不可名言也力士又再拜且請其名上笑言曰此曲名紫雲回遂載于樂章今太常刻名在焉

名在焉
上封太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弧矢射之矢發龍潛滅自爾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卽濟水也溢而爲滎遂名旃然左傳云楚師濟于旃然是也

華岳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半瓮之狀名曰瓮肚峯上賞望嘉其高迴欲于峯腹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諫官上言乃止
上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識

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言之曰得寶弘農得寶耶于今唱之得寶之年遂改天寶也上幸愛祿山爲子嘗與貴妃於便殿同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妃上顧問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奏曰胡家卽有母不知有父故也上知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如是祿山尋聲應曰腹中更無他物唯赤心爾上以言誠而益親善之

一行將卒畱物一封命弟子進于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初不論及幸蜀回乃知微昔深歎異之

羅公遠多祕術最善隱形之法上就公遠雖傳受不肯盡其要上每與同爲之則隱没人不能知若自試或餘衣帶或露幘頭脚每被宮人知上所在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幘置棺木下壓殺而埋弃之不旬日有中使自蜀道回逢公遠于路乘騾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爲戲一何虐耶萬回師闔鄉人也神用若不足謂愚而癡無所知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竟被戍役安西音問隔絕父母

謂其誠死日夕涕泣而憂思也萬回顧父感念甚忽
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曰信然萬迴曰詳
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之屬悉備之某將覲焉忽
一日朝賚所備多返其家告父母曰兄乎善矣發書
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
萬里而迴故謂之萬迴也居常貌如愚癡忽有先覺
異見驚人神異也上在藩邸或遊行人間萬迴於聚
落街衢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上
必經過徘徊也

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韋氏上見一物如人動
遍體被毛毛如猪立踞牙鈞瓜三尺余以繫林甫目
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遂命弧矢毛人笑
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于廐中善馬皆
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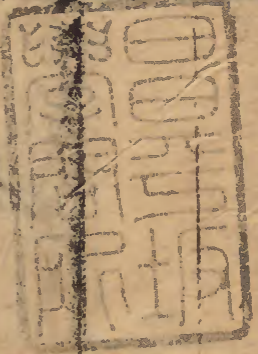
大真妃常因妬媚有語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輜
輶送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
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唯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
持此伸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髮揮涕憫然遽命力

士召歸

天寶初上遊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賀幸溫泉詞調
乾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今畧其詞曰若夫天寶二
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辨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溫泉
天門乾開露神仙之輻湊鑾輿劃出並甲伏以駢闐
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胸兮豹擎背朱一團兮綉一
團玉鏤鉤兮金鏤鞍述德云直櫻得盤古髓指得女
媧瓢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其自敘云
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懂雖短伎藝能長夢裏
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
五角六張帝賢而奇之將加上命朝霞改去賀五角
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時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
不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顧曰真窮薄人也授以春
官衛上左焉

傳信記終

傳在言



齊神土衣世神...
 不事雖不...
 六...
 正...
 幾回富貴...

